



XINYIDAI ZUI KE AI DE REN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第二集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第二集〕

解放军文艺社编



解放军文艺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廖宗怡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第二集〕

解放军文艺社编·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战士出版社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9\frac{5}{8}$ ·插页 6·字数 375,000

1980年4月第1版·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编号 018



勇于献身的
共产主义战士 杨建章烈士



杨根思式的
战斗英雄 李水波烈士



战斗英雄 李 启烈士



英雄火箭筒手 甘在和



战斗英雄 徐泽贵烈士



钢铁战士 肖家喜



战斗英雄 褚万林



战斗英雄 吴勇烈士



英雄坦克手 贺全利



战斗英雄 张进城



战斗英雄 韦学锋



战斗英雄 何学高



战斗英雄 周元生



英雄坦克手 许 森



战场救护模范 吕志经烈士



战斗英雄 何相孟



战斗英雄 马旭旺



爆破英雄 唐立忠



战斗英雄 黄纪石



战斗英雄 张春才烈士



战斗英雄 黄招强



战斗英雄 李定申烈士



战斗英雄 李德贵烈士



战斗英雄 朱仁义烈士



战斗英雄 郝修常烈士



战斗英雄 曹保勤烈士



战斗英雄 黄吴荣



舍身救战友
的好干部 莫 尤烈士



支前民兵英雄 沈玉龙烈士



民兵战斗英雄 陈昌德



支前模范 许宗崇烈士



民兵战斗英雄 林兴平



民兵战斗英雄 陈永华烈士



英雄民兵
教导员 梁乃全烈士



支前模范 何国安

目 次

苍山飞来的雄鹰	徐 军 (1)
永生的战士	王尙贤 李 坤 (16)
钢与火的决斗	鲍 昌 (25)
英雄火箭筒手	黄发友 (42)
爱唱山歌的小伙子	公 权 亚 良 (54)
归队	宁松勋 (65)
冲锋不止	黎 明 (78)
火红的攀枝花	徐立阳 (87)
钢筋铁骨	江明义 (95)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王立江 (103)
苍海横流	冯 地 (111)
他和敌人“同归于尽”	段雨生 (131)
瑤山雄鹰	周振强等 (144)
英雄坦克手	李木生 廖谭生 (153)
“灵芝菌”	周振强 (165)
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郭米克 (175)
成长在枪林弹雨中	邢昆明 舟 青 (188)

英雄“功兵”	杨美群	(199)
扬起理想的风帆	谌宏世 王道平	(209)
没有写完的歌	李继光 周才干	(221)
钢铁的性格	吕书亮	(235)
刀尖	周为民等	(248)
铁甲虎将	韩静霆	(259)
新一代的董存瑞	蔡 耘	(271)
先锋队里人	鲁建华	(280)
勇往直前的人	叶沃森	(289)
最后撤出阵地	贺宝石等	(298)
他的爱	肖允康 王国庆	(310)
高高的橡胶树	文汉鼎	(321)
铁骨丹心	郑蜀炎	(331)
壮家的“卡勇”	李武斌	(339)
正义在胸枪在手	陈雨帆 杨茂青	(349)
青春曲	黄明标	(365)
铁血英魂	潘茨宣 覃天佑	(375)
不捏鼻子不张嘴	韦明波 何启振	(385)
老街鏖战	张东辉	(399)
铁骑良将	柳才久	(409)
一往无前的战歌	孙洪生等	(428)
垭口激战	黄天明	(442)
斩关夺隘辟通路	黄开厚 马常友	(454)

蛟龙闹海	刘尙乐 胡福生	(464)
正义之剑	夏竹凌	(475)
英雄一连纪事	徐 军	(486)
尖刀连的勇士们	冯 地	(498)
5天=3个月	夏彪等	(518)
祖国锻造的利剑	王林生 黄振谭	(529)
能攻善守 威震敌胆	陈恒康 陈朝顺	(550)
紧握的铁拳	董得春等	(560)
“金汤桥连”进行曲	王岳军	(574)
青春碧血	杨锡璟	(585)
踏着战士的足迹	施友万 梁兴凯	(601)
大炮为什么长眼睛	沈一鸣	(613)

苍山飞来的雄鹰

徐 军

杨建章，云南边防部队某部通信连炊事班战士，云南省永平县人，二十四岁，一九七五年元月入伍，一九七七年六月入党。

杨建章入伍后会连续两年被树为全团的学雷锋标兵。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当敌人炮火轰击我一辆生活给养车，给附近的团指挥所和四个连队，以及十几辆弹药车带来严重威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开动给养车，吸引敌人炮火，他自己壮烈牺牲。

战后，部队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荣誉称号。

—

山那边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象是在离登尚很远很远

的地方。杨建章似乎没有听见，他手里提着一把小铁锹，正站在南边山坡的根脚，弓着腰，目不转睛地端详着草丛中的一棵水灵灵的植物：几片碧绿的荷叶似的大叶子，托着颗颗晶莹的露珠，从拇指粗的绿秆中抽出。看着看着，不禁喜悦挂上了眉梢：太象了，是野芋头！

他挥起小铁锹一阵猛刨，黑黑的泥土里只有纤细的根须。他失望地站起来，呆呆地望着碧绿的大叶子。眼睛忽地一亮：他揪下片叶子一嚼，顿时，眉头拧成了大疙瘩，嘴咧歪了，他干呕了两声，“呸呸呸”地连连朝外吐。苦涩的汁水好象怎么也吐不尽似的，呕得他眼里直冒泪花。

正在这时，忽听山坡上传来喊声。杨建章抬头一看，两个拉着驮马的民工正匆匆走下来。他们是从前方送弹药回来的。

“哎呀！你这个同志怎么吃这种东西？”走在前边的那个四十来岁的老民工奇怪地说着，掏出一块塑料纸包着的压缩饼干，“给，就这一块了，先垫垫吧。”

“不不不，”杨建章吐了口苦涩的唾液，说，“我是想找点野菜。”

“知道，我们在山坡上就看见你乱吃了。”旁边的那个年轻人说。

“乱吃不得！”老民工指着地上的叶子说，“山里有毒的野菜可多啦！吃错了，轻的上吐下泻，重的会要命的。”他又把饼干往前递了递，诚恳地催促说：“给，快吃吧。”